

光緒丁酉仲夏

慎記書莊石印

庸書序

舉一事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與言政矣而未足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舉全局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謂知政矣而未足以言中外之得失利病也舉中外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謂明政矣而未足以言古今之得失利病也知全局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中外知中外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古今知古今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綜全局衡中外閱古今然而言政者可以施於政天下之說曰今日之病在尚文文敝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輕藝工楷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薄商貨滯誠是也今日之病在乏財國匱誠是也今日之病在廢武兵弛誠是也今日即去文貴藝厚商務財重武富強立效天下之角富強者日以心鬪而未始有涯則見以為能綜全局者猶拾契而數莖也未能權夫中外者也天下之說進而曰今日之病在網密而法遁則議更其苛細在官冗而祿薄則議均其食事在學庸而舉濫則議變其選仕在上蔽而下壅則議通其復逆今日即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整齊立效富強易使知治本矣顧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不於先王取法則必以外域為師外域之治果勝於先王之法即師外域無傷也先王之法而包舉乎外域數典而忘其祖則何為哉師外域而不害先土之政無傷也害先王之政妨聖人之教以忘中國之本則又何為哉知中外而不通古今者其猶今日適越而昔來也今中國之泯楚事墮於冥冥而相遁以貌飾誠不可自誣為中國之故矣鏡於四海而利弊皎然則知所以自知顧育仁常從使泰西觀其政利導整齊而俗乃鄙倍夫鄙倍者戎索之舊未進於文明而其治整齊者得先王立政之意焉不如諸夏之亡矣稱先王為世詬以為迂濶遠於事則鏡於四海鏡於四海而有得有失則莫若考諸先王中國數千年之基開務於堯舜集成於孔子先王之政備於孔子之書為萬世制作秦廢先王之道愚黔首以變法吏漢雖稍復經術而政規已定博士依違莫

敢正駁六經治世之大律遷流為文詞帖括無所用習其書而亡其意學術益國莽滅裂及其從政舍經術而學於吏胥在上者察其果無所能則棄士流而專用市儈益馳騁乎外不敢於內徒以收海關為富國治船械為強兵一若舍是則國無所事庸詎知不修其內則國無與立乎而卑論儕俗之流方且專已守殘力護積弊天下嗚呼相譁以無人才曾不知外患之來由於內政人才之乏由於學衰夫立學取士用人行政其事同塗而不可離離則茫然無所嚮賢否相亂而世無是非是非亂而國無刑賞刑賞不施官政廢弛而野無教養然則不必言洋務也言治內而已夫治內者舍孔子之言先王之政又安歸乎今立學取士以孔子先正之道為名而用人行政乃不以此考其實則何為哉陳次亮農部湛深經世之學既稽於古知其本源久值樞垣明當世之事周咨博采徧歷沿海大埠至香港澳門又旁考西書至於輶軒譯語鏡機甄微感念時變乃探綜古今中外全局發憤著庸書內外百篇言綜名實故以名實篇託首其於審官牧民興學理財平治兵籌邊反覆於古今盛衰之故中外名實之科治亂之條貫備矣而於風化治本尤欽欽致意焉始以自強終以聖道自強之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為道之粗跡先王遺意之所存經秦政之酷烈漸滅而遷流於外域天將以器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表裏精粗交易而退聖道之言曰宜及此時上下同心修明學校博采泰西制器尚象之理強兵富國之原使天下萬世不得議其迂疏而寡效夫孔子之書言政者過半矣周官治內春秋治外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則何者不備豈果迂疏而寡效哉後世欲任私智背先王歷朝之效亦可觀又鑒於今矣然則舍孔子何法舍六經何嚮善乎自欽引蘇軾之言曰謀國者定所嚮定所嚮而得失之辨明夫安有築室而道謀一闢之市而不勝異議者哉外患之與內憂恆相因而相積不必言外交也言內治而已明政刑興教養理財治兵今固有其名也而未始有其實也言內治者亦審名實而已審名實之實亦用人而已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此聖人之所以審名實而熙庶績也故百篇言治者備而以名實為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唯遠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旨在此乎未有不通為一而足以言治者也儻能早見施針舉
而措之與天下更始羣策羣力相與軫國步之艱而消陰咎之厲庶有瘳乎光緒二十二年夏四月宋育
仁謹敘

庸書內篇目錄

卷一

名實

四維

例案

養廉

鄉官

教養

卷二

渠樹

蠶桑

釐金

太學

淫祀

三品

海口

卷三

圖籍

自強

考績

停捐

行取

翰林

水利

和糴

農政

學校

書院

章服

河防

額兵

勇營
龍江
朝鮮
屯田
新疆
青海
卷四
西藏
蒙古
臺灣
三署
煙稅
保甲

邊防
奉吉
東海
金山
河源
三省
暹羅
八旗
胥役
倉儲
名器

名實

國家之興二百八十有餘載矣法日改而日精綱目張而日密文日積而日繁內外官吏營私散弊之方亦日趨而日巧祖宗之典制非不善也所承奉而操持之者非不詳且明也然而大姦巨蠹規避遷就貌為奉公守法者無以禁之矣庸懦鄙夫旅進旅退竊祿保位雖無功而亦若無過者無以督之矣今日海禁大開時移勢易一切因循苟且之行先朝所未有拘牽窒閼而不能行者無以調之矣當此之時主於守舊者深閉固拒尊己而抑人事變既來茫昧昏蒙束手無措手於維新者不深察中國之人情與國家創制顯庸之本意又張皇震訝欲一切舍己而從之其意似皆是也而皆非也守舊不能圖新不可乃習為粉飾太平之說遲重遷延偷安旦夕任外人之凌侮股削而付之不見不聞上下相蒙內外相避養癰貽患移禍後人寇敵在門歸之氣數此諸臣客容竊位自私自便者之所為而國家何賴焉而天時人事何裨焉然則何以待之亦惟綜覈名實而已矣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實課以守法之效毋庸見異而遷也法之當變者力變之實責以變法之功毋俟後時而悔也迂疏之議論試以臨事而必窮夸誕之文辭驗之當幾而立道不飾詞以欺世不違眾以循人不朝令而夕更不避難而就易天有非常之變必生非常之才變不虛生才不世出苟能先幾燭照羅而致之策而用之假以歲時專其責任毋恤細故毋動浮言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運以精心持以定力以宏大業以奠丕基內政既脩外憂自息矣惟是人情縱不貪功未有不思遠害者縱不競於榮利未有甘蹈危亡者所患者文法拘牽是非淆雜致賢者實心任事日在荊天棘地之中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安坐徐行而媒孽其短則勞臣氣沮志士心灰欲求國勢之不卑人材之不敝民情之不離且叛也其可得乎醞酸而螭聚焉木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憑城之狐處堂之雀其不足與謀大事也久矣故得人則治得人而不能盡其才則仍不能治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重賞以勸功明罰以議罪俾天下曉然於意向之所在懸一格以為招而後風化可開治平可致內憂外患不足平也

自強

自黃帝以來重賢累聖文章功業震古鑠今至於秦而天下之禍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經春秋戰國之亂而大半凌夷及秦政併兼鞅斯變法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漸滅淨盡而百無一存天惻然閔之於其間生一孔子憲章祖述刪詩書定禮樂表綱常名教之大以維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數之煩器也而道亦寓焉中國大亂抱器者無所容轉徙而至西域彼羅馬列國漢書之所謂大秦者乃於秦漢之際崛起於蔥嶺之西得先王之緒餘而已足縱橫四海矣閱二十載久假焉而不能不歸也第水程途逾數萬里曠絕而無由自通天乃益資彼以火器電報火輪舟車長驅以入中國中國弗能禁也天禍中國歟實福中國也天厭中國歟實愛中國也辟我有奇寶焉遺之道路拾遺者秘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今彼日飭我以言日挾我以勢若惟恐我之不受然者我之卻之也愈堅彼之欲歸我也愈甚物各有主天實為之彼雖欲自私自秘焉而有所不得也我而終拒之是逆天也逆天者不祥莫大焉君子觀於此而中國之當變不當變者從可識矣形而上者謂之道脩道之謂教自黃帝孔子而來至於今未嘗廢也是天人之極致性命之大原亘千萬世而無容或變者也耶蘇何人天主何教乃欲以彼易此乎形而下者謂之器是道之粗跡先王遺意之所存經秦政之酷烈熏燎而遷流於西域者天將以器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表裏精粗交易而退人情之所使天意之所開雖聖人復生其能拂人情違天意而冥行獨往傲然其不顧哉故知彼物之本屬乎我則無庸顯立異同知西法之本出乎中則無俟概行拒絕然而受之則富否則實得之則強否則弱者何也曰天也為迂遠空疏之論者不知彼不知己不知今不知古不知人

不知天實覺然曰我大國也彼小國也我中國也彼外國也不觀於東南諸國之已事乎緬甸越南琉球不變者也其亡不旋踵焉日本變法者也而至今存焉強且富焉暹羅朝鮮欲變而未變者也其勢岌岌然如不終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空談無補實喪易危霸術之終王道之始君子不觀之今而觀之古不求之人而求之天知幾其神殷憂啟聖而一切牖下書生之議論皆可息矣

四維

管子四維之說以治法言之禮義廉恥是已茲之所謂四維者則以形勢言之東三省朝鮮東北之維也臺灣東南之維也瓊州廣西雲南西藏西南之維也甘肅新疆青海阿爾泰山西北之維也此四者為天之四柱地之四隅鼉之四足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取之則利棄之則害保之則存忽之則亡自有可耕之田自有可興之利自有可憑之險自有可用之兵天生之地成之以奠我中國於蒼桑盤石者也蓋今日之大患在俄蠶食鯨吞鷹瞵虎視其新舊所得之屬地既絡西藏包伊犁內外蒙古以達朝鮮矣西伯利亞鐵路功成而我東北西北之邊防將無甯日英吞緬甸法併越南印度既久屬他人暹羅亦斷難自立西南一面與我接壤者亦萬里而遙至東南臺灣之一隅則通商萬國之所垂涎而窺伺者也今之謀國者亦知之矣東三省練兵仿內地設立郡縣矣朝鮮派員為之經理商務矣臺灣及新疆則改設省會成以重兵矣瓊州則截黎通道矣廣西雲南西藏則設關置吏通商而滇南與黑龍江且設專員興礦務矣籌餉練兵設險守國非不孜孜然汲汲然冀以固我疆圉防人侵軼也然而計有所不定力有所不專似密而實疏似張而實弛似勤而實懈或乃厚彼而薄此是昔而非今為迂濶之論者譏其虛中而實邊也持調停之說者侈言重內而輕外也諸夷環伺力敵勢均即守之有方待之有法猶慮其協以謀我奔命不呈必將審彼之利害以攜其交化我之畛域以聯其氣而況重關疊險非旦夕所能奏功轉餉徵兵非

賢知無由善後乎苟侈然自以為無患他日情見勢屈四維者或失其一焉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力有所必爭而後強鄰不能屈心有所專注而後異議不能撓四維者均重也均要也而察彼之情偽審我之後先則東北之維尤重之重要之要也俄人國勢等於暴秦然黑海一隅屢為英攢其忌脅負重過之或者拘眉睫之妄論執詭我之甘言而曰萬里之疆圉無憂百歲之邦交可恃也人以我為婦孺而愚之我亦自居於婦孺而信之可謂智乎明知其不可恃而粉飾因循冀倖於己身之不及見而不計後患之有無金甌之缺否也可謂忠乎不忠不智徒騰口說以榮惑上下之聽聞斯聖王之所不宥也

慎守四維之說篇幅

考績

京察大計之典仿虞廷之三載考績周官之六計上廉主於屬賢能警貪墨黜庸庸其法非不良也用意非不美也每屆所舉者大率奔走勤勞循資按格雖無大過實勘寸功甚則屬託瞻徇不以為怪京員盼得外放之路外任倚為升擢之階其考語則以七八字模糊影響之辭以免駁詰曰必如是而後簡且括也夫六曹案牘積累如山一事之出入至微辨難往還至數十而未止而獨於國家鉅典人材進退之所關乃獨惡其繁務為至簡之文以蒙上下之觀聽此何為者也其所劾者京員則一二老病之輩外官則三五微末之員亦括以數言了不著其不謹不職之實蹟猶幸軍興而後有明保密保以勵賢才有年終密考到任隨時甄別之文以警不肖而京察如故外官之大計幾若贅疏焉此何為者也夫美稗不去則嘉禾不蕃賞罰不明則人才不奮不明著其賢否功罪之實蹟則視聽不肅而趨嚮不專京員之趨公勤慎者祇可謂之無過也必有明敏練達之才足以紀綱庶務識大體定新章清積弊者而後可入刻章也劣蹟昭著者劾之雖未有劣蹟從不入署辦公及庸懦篤老無能者均令回籍候選而京曹之濫竿者少矣外

吏之折獄催科無枉無誤僅得謂之無過也必有教民養民之實政興大利除大害吏畏民懷者而後可登薦牘也貪虐無理者劾之歷時已久無所短長或老邁昏庸者亦令開缺回籍候選而仕途之竊位者稀矣考語之下必臚舉其功罪之實毋厭繁重毋憚詳明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然後愛憎無所容天下曉然於是非去就之間而薄海之人心一振至於京察之一等大計之卓異毋拘額數惟在得人既已得之則簡放升遷勿稽歲月京察之四等大計之六法苟其應劾毋許徇私寬厚以要名實比周以事上也其罪均也罰罪勸功循名責實以京察大計為主佐以密考保舉甄別嘉獎四端而後仕路可清人才可出也夫用人為行政之本而吏部為用人之樞既已限以年資拘以格式籠天下智愚賢不肖於掣籤按輪之中獨此京察大計考績興賢猶有古人遺意而亦循章按例故事奉行用之既不考其真課之又不求其實何怪貪庸塞路豪傑灰心敵忾於門民輕其上成一疲弊尪羸之世宙而不可救藥也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在一轉移間而已矣

例案

則例者治之具也所以綱紀萬物整齊而約束之以措一世於治平者也有案焉則理有所未安情有所未協事與勢有所不同諸臣審量其間隨時斟酌奏定遵行者也本朝聖神相繼因有明舊制損益折衷闕者補之冗者刪之窒礙者去之既精且詳既明既備然法一成而不變事百出而不窮國家承平將三百載六曹積牘充棟汗牛則例一也而案之歧出者少或二三多且什百焉曹司迫隘無地可容點吏乃擇其出入之大者攜而歸之籍而記之篋而藏之雖才俊之士白首為郎不能舉某例之外尚有若干成案也司員如傳舍書吏無去來一事也例應駁書吏受賄無難覓一可准之案以實之一事也例應准書吏索賕未遂無難覓一可駁之案以傾之即官長精敏過人不能悉如其意則不准不駁改為行查

展轉遷延永無了日况案外有案歧而又歧若輩動以諭旨為辭以陰肆其要挾貪婪之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堂司不得不屈已而從之懲警既盈駁詰乃已師徒授受本固根深諺曰書吏之權重於宰相非虛言也即或事後覺察而彼已遠颺即使密與拘囚而事止徒杖且有與受同科之律以箱制諸人覓左證而無從欲嚴辦而不得外吏深窺其隱故每歲有餽贈以保平安每事有陋規以省案牘甚或預請其意指先授以章疏狼狽為姦營私枉法而國計民生不堪問矣雖有忠鯁之疆吏亦祇痛心疾首而無可如何縱有精強明察之部臣毅然從例而不從案然各部不能一律各司亦未必同心往復稽延動輒得咎分肥者益助其跋附和者張大其詞未久而仍復如故矣此所以弄法舞文積重難返吏胥數萬什九富人大興宛平聰穎之子弟盡學為吏而應考者稀若晨星也謂宜通飭六部堂官博選賢能增修則例則例而外薈萃各案為例案折衷一書以例為綱以案為目與例同者去之雖不同無大出入者亦去之其必存者別類分門附載於後毋須詳備惟取簡明書成後請旨頒行限期截止所有積案一火焚之自內府各曹司以迄京外大小衙門各存一部或准或駁並依則例及此書書所未有者隨時奏定續有授案或始藏之而後出之者殺無赦此後朝野上下整齊畫一一本於大公雖有神姦無所措手彼書吏僅供書算奔走之役耳又何患焉方今治平日久世變日紛舊案萬不能全新章復經屢改交錯則徒勞耳目拘牽而轉誤事機適足為奸人藉之端沮賢者竭忠之路積弊既去美利乃興示以公至操以至簡握機蹈矩決疣潰癰而後天下之大萬幾之繁可得而理也

停捐

鬻爵之令濫觴於秦而導源於漢歷代以來或行而止或停而開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大抵承平之世必慎重名器不輕假人叔季苟且補苴不得已而出於此然民生日蹙吏治日衰風俗日偷國計亦日匱伊

古至今無以易之也本朝乾嘉之際軍興河務度支偶絀事例偶開事過即停不逾歲月且僅屬虛銜不捐寔職上下皇皇然引為深恥視若隱憂民間知其不易得不可長也亦復踴躍輸將未久即溢其量國帑充裕而民氣安和盛世開捐其效如此咸豐初元粵匪構亂徵兵轉餉海內騷然廣勸捐輸以資軍實與釐金二事並為籌餉之大宗至滇黔各捐竭澤而漁已成弩末繼之以晉豫海防鄭工及江浙山東順直各賑捐名目繁多屢變不一變捐例日廣而捐數日微內外需次各員增至數倍或數十倍艱難困頓無地可容及得一缺一差則酷虐貪婪務肥私索求其賢者十不獲一矣即求其循分供職者亦十不二三矣夫日日教以廉猶虞其貪也今聚無數虎狼飢之縱之而使噬下民弱肉其何以堪此其大傷吏治者一也閭閻無賴忝列搢紳欲重務耕耘而心有所不願欲下伍工匠而情有所不堪欲為商賈則無財欲儕士大夫則無學於是特符武斷橫行鄉曲欺凌愚懦以給饕餮其狡黠而稍有援繫者則稱貸假息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地方官吏亦復展轉援引多立局卡司事名目為位置若輩之方使天下平添數百萬游民蠹國病民孽孽為利游民一而良民之受害者什百焉一游民得利而繼踵為游民者又不止什百焉涓涓不絕已成江河後患之來何堪設想此其太蠹民生者二矣或曰停捐如國用不足何斯未取比年戶部收捐實數而稽之也海防實官一項每年合戶部及各省藩司所收總計不過百萬而天下每歲出入不下一萬萬金譬之一家歲有萬金之息則此區區百金之欸節省之甚易即力籌焉事亦非難也而大臣不言小臣不言坐使閭閻日敝刑政日偷朝廷永受惡名庫藏永無餘積誰司會計誰秉鈞衡得毋自惜身家而不暇再憂國是乎謂宜刻期停止捐納實官阻撓者有誅遷延者有罰賑捐四項事過即停毋許稽留致滋弊竇嗣即有災歉事變祇准別行籌措不得率請開捐毅然決然毋動浮言毋撓眾議十年之後民志稍定仕途稍清天下其有旁乎苟流而不返怙而不終因循而不斷誠未知禍之所底

也

養廉

先王太烹養賢重祿勸士其遺制不可詳已秦漢以還古意亡失然制祿之法自中二十石以迄百石猶十倍於今茲唐之京員官俸而外尚有職田沿及宋元匪頒猶厚故居臺省者皆以外任為遷左伊古以來制祿之薄實自明始矣然日用百物半給於官銀貴於今什伯倍蓰閭二百八十餘載貧寡之患未嘗聞焉國家沿明舊制減之又減以迄於今大學士之俸僅三百金米僅數十石不敵古一微員不足今時一月之費康雍乾嘉之世物力豐富賈給借貸猶可勉強凌夷至今益難自活其賢者倚門人之餽贈不賢者通外吏之苞苴部飯則彼此分肥工程則相將染指公私上下牽蘿補屋皆若不可告人而身後蕭條或無以為斂焉郎曹以下益復貧難通籍之初則依託親朋走四方以告糴入官而後則營求暮夜盼外任若登天戶部陝西司專管漢俸每季所發止十萬金自一品以至九品兼及步營京府綜計無慮數千員分此區區何能宿飽今各省購一克虜伯礮需費十五萬金以國家分田制祿之宏規養士尊賢之鉅典移購一礮而猶不足焉騰笑外夷見輕四海庸人疾首豪傑灰心譬泰馬者吝其芻豆急其銜勒而加鞭攬轡責以驅馳驚駘或俛首而就之至如千里之馬逐電追風則騰跳而遠去耳操豚蹄斗酒以祝篝車其可得哉雍正間因外吏貪墨既已增給養廉矣都中米珠薪桂百倍他方表正萬邦關繫彌重謂宜援照雍正成案所有京職一律增給養廉大學士都統尚書比總督侍郎副都統內閣學士比巡撫三四品卿監院寺比藩臬翰詹科道比道員部屬翰林比知府中書各小京官比知縣通滿漢總文武按品定額以是為差必周必豐無遺無濫度支之數不過歲增數十萬金而士氣為之一伸積習為之一變然後責以操守覈以職事考以才能奮庸者進濫等者退溺職者斥受賕者誅操賞功罰罪之權免外重內輕

之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昭示百世綱紀四方萬變之原權輿於此或曰閭閻銘長戶部時不嘗有津貼之議乎當日酌提開款八十萬金而出納之吝不公不溥法越事起移濟軍資俸餉既復乃作罷論夫稱名不正謗議隨之私意褊衷強分軒輊缺可裁而俸不可裁也官可省而祿不可省也持平核實援案定章是在識微見遠之君子

行取

今之京曹其職事清簡者無論已國家政事分寄六官翰林儲公輔之才察院任糾彈之職制度不可謂不善綜理不可謂不精然大半任子書生甫棄詩書即親吏治所學非所用所見非所聞不習民情不諳政體其上者留神案牘務持外吏之長短煩苛刻覈以博名高其次者逐隊隨行無所可否視書吏之意指為從違其下者則賄賂苞苴與羣吏分肥而上下其手故格式如印板條例如亂絲徒足以困賢豪便昏庸利宵小秦以文法治天下閱漢唐宋明以迄於今至本朝而準古酌今盡美盡善而長慮卻顧實無一事可為趨利避害亦無一事不可為者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外吏之愚者諄諄然為國為民而羣然以為迂怪既觸禁網旋挂彈章其黠者兵刑錢穀一切不知惟孜孜於差使缺分之肥瘠瞻徇請託避重就輕不轉瞬而大利收矣美官得矣而於民生國計奚裨也其於京員也陽敬之而陰鄙之陽親之而陰遠之謂彼如餓虎也飼之以肉而其事已矣如痿痺人也掩其耳目而惟所欲為矣京員亦務於案牘之間尋行數墨錙銖計較以相箝制彼此各挾一相欺相軋之見汲汲然各為其私此所以日務富強而日趨貧弱日求振作而日事因循也夫歷代職官內外遷轉無截然分為兩途者今京職日盼外任而無一外吏願為京員外重內輕已成錮習矣有明欽取行取之法均中外之勢達上下之情用意至深而所見至遠雖中葉以後流弊偶滋然懲羹而吹齏可也困噎而廢食不可也斯時廉俸內外維均欲免牽制隔

閔之虞必復欽取行取之法三品以上缺出由軍機處查取京外各大員職名一律開單候簡量才器使不設戒心外吏亦不得如來京另簡之員中途乞退四品以下京察一等者循例簡放而外官自知縣以上保卓異者由吏部帶領引見京外各缺一律升遷選補班資亦無軒輊均以勞績名次先後為差俾外吏不薄京曹而京員習知外事例案諸悉不復以苛細沮任事之心見解明通不復以迂執掣當涂之肘如良醫之治疾標本兼施如大匠之程材銖兩悉稱居者行者各矢公忠宮中府中皆為一體上維國本而下達民情斯致治保邦之要術也

鄉官

顧炎武之言曰三代以下朝野內外大官過多小官過少丞倅簿尉人微祿薄多一官則多一蠹也於是增設鄉官之議建哉言乎聖人復起不可易矣以京職論之治宗室者宗人府矣宗丞主事可裁也政本有軍機處矣內閣自大學士以迄中書十分之八可裁也鑒儀衛三院可併於內務府各堂即中主事十分之七可裁也都察院巡按既撤給諫侍御十分之六可裁也有奏事處通政使可裁也例不建儲詹事府可裁也太常光祿鴻臚可併於禮部大理可併於刑部太僕可併於兵部會同西譯館可併於理藩院自餘職事稀簡者均可酌裁也外吏則督撫同城可裁其一藩司錢穀臬主刑名善後牙釐發審各局均可裁省府有知府州有知州廳有同知縣有知縣而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縣丞主簿吏目均可裁也河防漕運可全裁也鹽務可裁其半也其賢者自安清苦有官與無官同不肖者則謫詐奸貪生事擾民務肥私索吏胥差役翼虓虎而奮飛甚無謂也謂宜酌古準今一切裁併各府州縣則仿外洋議院之制由百姓公舉鄉官每鄉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歲其產必及一千金然後出示曉諭置甌通衢期以三月擇保八多者用之優給俸薪寬置公所置賢者一人為之首開會散會具有定期每任二年期滿